



楔子

Prologue

1	1.1	1.1.1	1.1.1.1
1	1.1	1.1.2	1.1.2.1
1	1.1	1.1.3	1.1.3.1
1	1.1	1.1.4	1.1.4.1
1	1.1	1.1.5	1.1.5.1
1	1.1	1.1.6	1.1.6.1
1	1.1	1.1.7	1.1.7.1
1	1.1	1.1.8	1.1.8.1
1	1.1	1.1.9	1.1.9.1
1	1.1	1.1.10	1.1.10.1
1	1.1	1.1.11	1.1.11.1
1	1.1	1.1.12	1.1.12.1
1	1.1	1.1.13	1.1.13.1
1	1.1	1.1.14	1.1.14.1
1	1.1	1.1.15	1.1.15.1
1	1.1	1.1.16	1.1.16.1
1	1.1	1.1.17	1.1.17.1
1	1.1	1.1.18	1.1.18.1
1	1.1	1.1.19	1.1.19.1
1	1.1	1.1.20	1.1.20.1
1	1.1	1.1.21	1.1.21.1
1	1.1	1.1.22	1.1.22.1
1	1.1	1.1.23	1.1.23.1
1	1.1	1.1.24	1.1.24.1
1	1.1	1.1.25	1.1.25.1
1	1.1	1.1.26	1.1.26.1
1	1.1	1.1.27	1.1.27.1
1	1.1	1.1.28	1.1.28.1
1	1.1	1.1.29	1.1.29.1
1	1.1	1.1.30	1.1.30.1
1	1.1	1.1.31	1.1.31.1
1	1.1	1.1.32	1.1.32.1
1	1.1	1.1.33	1.1.33.1
1	1.1	1.1.34	1.1.34.1
1	1.1	1.1.35	1.1.35.1
1	1.1	1.1.36	1.1.36.1
1	1.1	1.1.37	1.1.37.1
1	1.1	1.1.38	1.1.38.1
1	1.1	1.1.39	1.1.39.1
1	1.1	1.1.40	1.1.40.1
1	1.1	1.1.41	1.1.41.1
1	1.1	1.1.42	1.1.42.1
1	1.1	1.1.43	1.1.43.1
1	1.1	1.1.44	1.1.44.1
1	1.1	1.1.45	1.1.45.1
1	1.1	1.1.46	1.1.46.1
1	1.1	1.1.47	1.1.47.1
1	1.1	1.1.48	1.1.48.1
1	1.1	1.1.49	1.1.49.1
1	1.1	1.1.50	1.1.50.1
1	1.1	1.1.51	1.1.51.1
1	1.1	1.1.52	1.1.52.1
1	1.1	1.1.53	1.1.53.1
1	1.1	1.1.54	1.1.54.1
1	1.1	1.1.55	1.1.55.1
1	1.1	1.1.56	1.1.56.1
1	1.1	1.1.57	1.1.57.1
1	1.1	1.1.58	1.1.58.1
1	1.1	1.1.59	1.1.59.1
1	1.1	1.1.60	1.1.60.1
1	1.1	1.1.61	1.1.61.1
1	1.1	1.1.62	1.1.62.1
1	1.1	1.1.63	1.1.63.1
1	1.1	1.1.64	1.1.64.1
1	1.1	1.1.65	1.1.65.1
1	1.1	1.1.66	1.1.66.1
1	1.1	1.1.67	1.1.67.1
1	1.1	1.1.68	1.1.68.1
1	1.1	1.1.69	1.1.69.1
1	1.1	1.1.70	1.1.70.1
1	1.1	1.1.71	1.1.71.1
1	1.1	1.1.72	1.1.72.1
1	1.1	1.1.73	1.1.73.1
1	1.1	1.1.74	1.1.74.1
1	1.1	1.1.75	1.1.75.1
1	1.1	1.1.76	1.1.76.1
1	1.1	1.1.77	1.1.77.1
1	1.1	1.1.78	1.1.78.1
1	1.1	1.1.79	1.1.79.1
1	1.1	1.1.80	1.1.80.1
1	1.1	1.1.81	1.1.81.1
1	1.1	1.1.82	1.1.82.1
1	1.1	1.1.83	1.1.83.1
1	1.1	1.1.84	1.1.84.1
1	1.1	1.1.85	1.1.85.1
1	1.1	1.1.86	1.1.86.1
1	1.1	1.1.87	1.1.87.1
1	1.1	1.1.88	1.1.88.1
1	1.1	1.1.89	1.1.89.1
1	1.1	1.1.90	1.1.90.1
1	1.1	1.1.91	1.1.91.1
1	1.1	1.1.92	1.1.92.1
1	1.1	1.1.93	1.1.93.1
1	1.1	1.1.94	1.1.94.1
1	1.1	1.1.95	1.1.95.1
1	1.1	1.1.96	1.1.96.1
1	1.1	1.1.97	1.1.97.1
1	1.1	1.1.98	1.1.98.1
1	1.1	1.1.99	1.1.99.1
1	1.1	1.1.100	1.1.100.1



那个少年，他有最好看的侧脸，他喜欢用手撑着脸颊，侧头看窗外那棵银杏树。

而我，喜欢静静地看着看着窗外的他。

日光从窗户落进来，他睫毛上仿佛缀满了阳光。他的侧脸沐浴在阳光下，每一根细小的汗毛都清晰可辨。他的鼻梁高挺，眼窝里藏着深邃的心事。他的唇形也很好看，从侧面望去，好似在微笑。

他还有一头柔软的黑发，发尾垂在他白皙的后颈，有一种慵懒的感觉。

我喜欢看着他的侧脸，我喜欢悄悄靠近他，去嗅他身上淡淡的香气，那是洗发水混合薰衣草的香气——属于他的香气。

“夏拾雨，夏拾雨！”班上的八卦王站在教室门口喊我，她热情洋溢，仿佛有着永远也用不完的活力，“老师让你去一下办公室！”

我假装刚刚什么都没有看，心脏却在“怦怦”地狂跳，就像是被人撞破了秘密，一如小时候偷偷从别人家的果树上摘了一颗脆桃被人抓个正着，有点窘



迫和焦急、心慌和无措。

我急急地站了起来，却因为太着急而弄倒了凳子。

然后他转过了头。

他在笑，嘴角微微往上扬，漆黑明亮的眼眸里，映着这个夏天最美丽的柔光。

他看着别人的时候，眼神总是这么认真，专注得好似他只看着你一个人一样。

我飞快地弯腰，将凳子扶起来，不敢再看他，怕他柔和的目光看穿我所有的遐想。

我喜欢看他，却又不敢让他发现我在看他。

我逃也似的跑出了教室，心脏还在狂跳，手心里沁出了热汗，一种近乎甜腻的酸涩把整个心脏都要填满。

有时候我也会想，他对我是怎么想的呢？

在他眼里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
算得上好看吗？算得上脾气好吗？

他对我，是喜欢还是讨厌？又或者只是平常心呢？

带着心酸的偷窥时光，不管是烈日还是狂风，是雨天还是晴天，是落雪还是霜降，这样的心情浸透了我整个校园时光。

“夏拾雨。”在我又一次悄悄看着他的时候，他忽地回过头来，将我偷窥的目光抓了个正着，“你喜欢大海吗？”

“啊？”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，连手应该怎么放，眼睛应该看哪里，呼吸



应该用什么样的节奏都乱了方寸。

“你喜欢大海吗？”他笑了起来，眼睛像藏着万千星辰一样闪耀。

“喜欢。”仿佛被蛊惑了，我鬼使神差般点了下头。

话题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多了起来，他不再只是用侧脸对我，他会和我说他的海洋，他五彩缤纷的梦想，他热爱潜水，热爱将自己投入水中，然后下沉、下沉、再下沉。

他告诉我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潜入一百五十米的深海，去沉睡在海底的海盗船上看一看。

“我也想学潜水，好有意思的样子。你能教我吗？”于是在学期结束的那个暑假，他与我述说的斑斓缤纷的世界成为我向往的、最想要与他一起去的地方。

“好啊。”他点点头，“那么，暑假我们一起去练习潜水吧。”

他朝我递过来一只手，掌心朝上，手指微微弯曲，阳光落在上面，带着温暖的气息。

“嗯！”我抬起手，轻轻地放了上去。



第一章

回忆像个唠叨的说书人

Chapter 01



01

在天与地都不存在的极致黑暗里，有一束光落下，细碎的气泡浮上来，那气泡反射着光，一点点浮起来，然后“啪”的一声碎裂。

很安静，水里没有涟漪，气泡上升碎裂的声音清晰可辨。

我在坠落，黑发张牙舞爪地飘在水里，像浓密的水草，生生不息地盘绕、生长。

更多的气泡自黑暗的水底浮上来。

有人沉在水底，气泡从我的嘴边溢出来，混入深水中浮上来的那些气泡中，一同往上飘。

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，我的大脑也无法思考，就像是一粒碎石沉入水中，不断地下沉、下沉。

在水底，有个人脸朝上地浮着。

他穿着奶白色的衬衫，闭着眼睛，那细小的气泡就是从他嘴边溢出去的。



我伸手想要触碰他的脸，可是明明近在咫尺，我却怎么也抓不住他。我的心中有些焦急，耳边似乎有个声音在催促我，催促我抓住他。

我努力地往下潜，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，我几乎能碰到他了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原本闭着眼睛的少年，忽然睁开了双眼。

那是一双深邃的眼眸，黑得无法反射出一点点光亮，他在看着我。

“宫旭！”我张嘴喊他。我的手碰到了他的衬衫，他身下黑暗的水里猛然掀起一阵水花，白亮的水花骤然将他吞没。

他在不断地下坠，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，他始终在看着我。

“宫旭！”我想喊他，迫切地想要抓住他，可是指尖只能划过他下坠时涌上来的水流。

大量的水灌进我的口鼻，一种窒息的感觉顷刻间将我吞没了。

“宫旭！”我大叫着从这场让人心急如焚的噩梦中惊醒，满头满脸都是汗，胃里翻涌不息。

我掀开被子下了床，走进卫生间，蹲在马桶边一阵干呕。

那个噩梦抽走了我身体里的全部力气，我坐在梳妆台和马桶的中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有某种情绪在身体里横冲直撞，那种巨大的恐惧从梦中涌到梦外，我浑身都在颤抖，心里仿佛破了一个大洞，稍微一呼吸就痛得直冒冷汗。

“拾雨，拾雨？”门外传来妈妈焦急的呼喊声，她在敲门，用力地敲门。

我想回应她，我想说没关系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，很快就会好的。

我想说“妈妈，你回去休息吧，不要管我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就好”。



可是我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嗓子里像是堵着一块石头，让我都快喘不过气来。

“拾雨。”

门外响起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。

“咔哒——”

门开了，妈妈急急地跑进来：“拾雨，拾雨，你怎么样？”

我努力地想要对她挤出一丝微笑，可这个笑容简直比哭还难看。

妈妈急忙打开我床头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瓶药，又倒了一杯温水走过来，扶着我，让我吃下一颗药丸。

“拾雨，又做噩梦了吗？”妈妈轻声问。

我深呼吸了几下，努力平息心里翻涌不息的情绪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妈妈一直拥着我，她仿佛在抚慰一个婴儿一般，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。

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，那种窒息感终于消失了，我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。

“对不起，妈妈，让你担心了，我没事。”我抱歉地对妈妈说道，“妈妈，你回去睡觉吧。”

“没事，妈妈陪着你。”妈妈笑得很温暖，眼神有些小心翼翼，就好像我是碰也不能碰的瓷娃娃一样，“妈妈在这儿，你不要害怕。”

“我真的没事儿了。妈妈，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脆弱。”我对她笑了笑，说，“我洗个澡也睡觉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妈妈有些担心，她不放心让我一个人待着。



“相信我，妈妈。”我很真诚地看着妈妈的眼睛，想让她感受到我的心情。

“嗯，那你洗完澡就早点睡觉，要是还觉得害怕，就喊我。”妈妈嘱咐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她这才走出我的房间。

妈妈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最后消失不见，四周又恢复了安静。

我从地上爬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药物的作用，之前在我脑海中横冲直撞的小怪兽突然变得异常安静。

我走到窗户边，推开窗户望出去。满天星星闪耀，我仰着头看着它们。

人们总说，逝去的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

那么，宫旭，你会变成哪一颗呢？

那个叫我窒息的噩梦，其实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梦到了。

我害怕那个梦，又期待那个梦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我见到了他。这是我唯一能见到他的方式。

“你在那边，还好吗？”我呢喃了一句，“我真的很想你啊！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再慢慢地呼出去，在心情重新变得忧郁之前，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宫旭的事。

我记得，医生和我说过这样一句话。

他说，夏拾雨，你要学会克制。

他说得没错，克制，是我必须要学会的。这样我才能不让自己一直沉湎于宫旭离去的阴影中，这样我才能让自己不困死在无边的回忆里。



我必须往前走，我有不得不往前走的理由。

我拿着一套干净的睡衣走进浴室，拧开花洒的开关，温热的水花自头顶洒落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害怕一切和水有关的东西，尤其是像现在这样洗澡。

水从头顶落下，我就会心慌不已，那会让我想起那场噩梦，想起那种被水淹没、近乎窒息的恐惧。

我讨厌那种感觉。

到现在，只要碰到水，我仍然会觉得很讨厌。

关掉开关，用干毛巾擦掉身上的水，换上干净的睡衣，我重新回到了房间。

现在才凌晨两点，距离天亮还早。我的大脑异常清醒，甚至有点兴奋。很多支离破碎的画面在脑海中徘徊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都无法睡着。

我从柜子里翻出药瓶，刚刚妈妈给我吃了一粒药，我拧开瓶盖，决定再吃一粒。

02

翻开台历，7月28号这一天，被我用红色的水彩笔画了一个圈。

我有些恍惚，不知不觉间，竟然已经一年了吗？

我闭上眼睛，宫旭的脸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。

宫旭，原来，自你离开，已经快一年了。

今天是24号，再过四天就是你的一周年忌日了呢！



我将台历放在写字台上，抽出右手边的第二个抽屉，那里有一张照片。

照片上的人，是一个眉目清润的温柔少年。他穿着潜水服，笑容温暖，乌黑的眼眸折射着太阳的光。

我伸出手指，轻轻地从他的脸上擦过，那是一种完全没有温度的触感。

当然是没有温度的啊，因为那只是一张照片而已。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，双手撑住下巴，扭头看向窗外。

窗外是桃树茂密的枝丫，熟透了的夏桃沉甸甸地坠在枝头。

一切都是这样熟悉，一如去年，一如曾经逝去的每一年。不同的是，今年的盛夏再也没有宫旭了。

不只是今年，从今以后，都不会再有。

只要想到这一点，我的心就开始隐隐作痛。

“拾雨，我进来了啊！”门外传来妈妈的声音，紧跟着门就被妈妈打开了，她给我端来一盘水果，“再过一会儿就可以吃午饭了，先吃点水果吧！下午还要去医院复查，你没忘记吧？”

“嗯，谢谢妈妈，我没有忘呢。”我笑着对她说道。

她似乎放心了一些，将水果放下，就走出了我的房间。

果盘上是一个切好的苹果。我拿起来吃了一口，脆嫩的果肉甜里透着点酸，这个味道就像是一个不能触碰的按钮，“咔哒”一声按下去，与之关联的记忆，立刻就以一种汹涌的、势不可挡的气势涌上来。

我捂住嘴，几乎不敢呼吸，心脏揪紧再揪紧，到了某一个极限之后，所有的情绪反而都消失不见了。



蝉声在耳边无限放大，日光越来越晃眼。在这一刹那，我忽然生出了一种错觉，仿佛现在不是高考结束了的暑假，时光在耳边呼啦一下往回走了两年。

.....

知了，阳光，银杏，整洁的桌椅，交头接耳说着悄悄话的同学，讲台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的老师，以及坐在我身边、用手支着下巴、看着窗外的银杏树出神的白衬衫少年。

他有最美的侧脸，最好看的发际线，还有最好闻的、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气息。

下课铃终于响起，教室里顿时变得闹哄哄一片。

我趴在课桌上，依然在看他。

“周末，一起去水族馆吧。”说着，他回过头来。

我睁大眼睛，他是在对我说话吗？

“我正好有两张票。”他学着我的样子趴在桌上，脑袋前面是垒得高高的一摞书，我们藏在书后面，像在说悄悄话。

我的嘴角忍不住地往上扬：“如果我可以的话……”

“一起去吧。”他说，看着我的眼神很温和。

“嗯。”我枕着手臂点了点头。他漆黑的眼眸里，映着我微微泛红的脸。

那是我和宫旭的第一次校外会面。

为了那次见面，我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最美的笑容，寻找最好看的角度，打开衣柜翻出全部衣服，寻找最好看的那一件。

我是那样烦恼，又是那样快乐，到最后我竟然穿了一身校服去见宫旭。



当我见到同样穿着校服衬衫的宫旭时，所有的烦恼和忐忑，全都消失不见了。

水族馆里光线幽暗，水里的灯光将整个水族馆晕染得如同幻想中的世界。

在水母展馆前，我仰着头看着水中漂亮的水母，小声说道：“其实……我原本没打算穿校服的。”

“嗯，我也是。”他站在我身边，声音低沉温柔。

我回头看他，他眸光深邃，一只只水母在他眼里游来游去——那是映在他眼中的影子。

他也在看我。

在我回头看他的时候，他也恰好在看我。

“嗯……”我的手紧紧抓在一起，心情紧张极了。这样的气氛，让我很想告诉他我此时的心情。

“啊！”他伸手指着前面，“婚纱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愣了一下，转头朝他指着的方向看去。

那是一只白色的水母，身上仿佛穿着一件纯白色的纱衣，就如同新娘身上的婚纱一样。

“真的呢！”我趴在玻璃墙壁上，和宫旭一起看那些美丽的水母。

那天玩得真的特别尽兴。校外的宫旭和学校里的完全不一样。他看着水族馆里那些美丽的鱼类，眼睛像是在发光一样。

他热爱与水有关的一切，那些生活在水中的精灵，他同样热爱。他很有耐心地和我说起那些鱼的名字、有什么特点之类。



回去的路上，他特地从包里拿出一个用保鲜袋装着的大红苹果递给我。那小心翼翼又分外腼腆的样子，像是犹豫了好久，才终于鼓起勇气做这件事。

他说：“给你，很好吃的。已经洗干净了！”

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大红苹果的味道，脆嫩的果肉甜里透着点酸，是我最爱的味道。

彼时一直低头咬着苹果的我一路都在想，宫旭是不是同我喜欢他一样，也有一点喜欢我呢？

还是他只是因为我说过想要学潜水，所以将我当成了有共同兴趣的朋友？

毕竟我们在校内的时候，很少说话，绝大多数时间，都是我在看他，他在看窗外的风景。

那一夜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和宫旭一起去了海边。巨大的落日挂在海面，将大海染成瑰丽的橙红色。我和他站在海边，安静地看着落日。

我回头看他，他也恰好在看我。

我对他说了许许多多话，叽叽喳喳的，像只吵闹的小麻雀。他只是笑，只是听，然后温柔地对我说“我也是”。

你也是吗？

你也同我一样，为了这次会面辗转反侧，苦恼要穿什么衣服，练习见面时的表情和姿势甚至是呼吸的节奏，恨不得将心跳都反复练习吗？

.....

可是，那些藏于时光缝隙里、课桌前、银杏叶中秘密穿行的时光，在慢慢变旧。



窗外还是蝉鸣阵阵，空调送出冰冷的风，苹果酸酸甜甜的味道还留在唇齿间，我伸手捂住眼睛，泪珠从指缝里溢出来。

我哽咽了一声。这些美丽的回忆，因为其中一个人不在了而变得那么寂寞和悲伤，以至于每次稍微回忆一下，我就会泪流满面，悲伤得不能自己。

宫旭，宫旭，我喜欢你啊！

要是在水族馆里，在你对我说“你也是”的时候就对你说了，那该有多好！

不然，不会直到你死去，我都没能将这句话告诉你。

宫旭，你知道吗？

我喜欢你，却从未对你说起过。

03

吃过午饭，我坐在窗户边，对着碧蓝色的天空发呆。

时间就这样无聊地溜走，我却什么也不想做。我觉得这样将自己彻底放空的状态很好。这是极其难得的，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绪不飘向过去的时间。

快到两点的时候，妈妈来喊我出发去医院。

我应了一声，将头发梳成马尾辫，关掉了房间的空调走出去。

打开大门，热辣辣的空气扑面而来。今年的夏天似乎格外炎热，金色的阳光照在身上，那股子炽热的温度烫得人很想转身回到空调房里去。

妈妈将车从车库里开出来，我关上大门坐进车里。

虽然是暑假，但是天气太热了，所以大马路上行人稀少，一路开过去，也



只有稀稀拉拉几辆车路过。

将车停在地下车库后，妈妈就带着我直接上了六楼。这里是神经科，我要见的张医生，就在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里。

现在已经是医生上班时间，妈妈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坐下，我一个人去敲响张医生的办公室门。

这已经是一种习惯。每次来，妈妈都是在门口等我，让我一个人走进这扇门。

张医生坐在办公桌的后面，办公桌上放着几份病历。他坐在靠背椅上，面带微笑地看着我。

“张医生，下午好。”我微笑着跟他打了一个招呼。

“拾雨，你好啊。”

一年的时间，足以让他熟悉到直接称呼我的名字。他微微抬了抬手，示意我坐下。

我拉开凳子，坐在了他的对面。

“最近怎么样？”他翻开我的病历，上面的第一页，病情那一栏写着——PTSD（创伤后应激障碍）。

是的，我生病了，算起来已经快满一年了。

宫旭的死亡，成为我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他刚离开的那一个月，我已经想不起来我是怎么走过来的。每次去想，脑袋都像是要爆炸一样。

后来妈妈带我来医生，就是张医生接诊的。

接受治疗的第一个月，我仍然很痛苦，我每天都在重复那样的噩梦，再后



来有好长时间，我又忽然不做梦了。这么时好时坏的，一直到了今天。

我将自己的近况详细地告诉张医生，我对他说起我的梦境，说起那近乎窒息的恐怖感觉，说起我对宫旭日夜不停的思念。

我需要对一个人诉说，我不能和妈妈说，生病的这一年也让我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我唯一能诉说的人，竟然只有坐在我对面的白衣大叔。

他始终带着笑，眼神温和，带着一丝鼓励，这让我觉得安心，觉得他是无害的。

“嗯，没关系，你做得很好。我说过，你需要学会克制。我想你已经学得差不多，快要出师了。”他笑着和我开玩笑，“最近情况不错，我给你重新开药。记得要吃药，不能因为觉得情况不错就不吃药。”

“嗯。”我并不懂他是依据什么来判断我情况好坏的，不过既然他说我情况不错，那么应该就是不错吧。

“张医生？”复诊结束，走出房间之前，我想问他一个问题。

“什么？”他很有耐心地等我说话。

“28号是他去世一周年的日子，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”我很想去，可是我不知道现在的我，能不能去那里。

张医生和我说过，不要去回忆那些事，任何与回忆有关的东西，都不要去触碰，然而很多事情并不是逃避就可以不去想的。

那些回忆是有生命的，它们很狡猾，总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冒了出来。

“你想去吗？”他看着我的眼睛问道。

“我想去。”